

屠岸诗文集

第一卷

* 萱荫阁诗抄

* 屠岸十四行诗

* 哑歌人的自白

人民文学出版社



屠岸诗文集

第一卷

* 萱荫阁诗抄

* 屠岸十四行诗

* 哑歌人的自白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屠岸诗文集:全8册/屠岸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524-3

I. ①屠… II. ①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43296 号

责任编辑 王海波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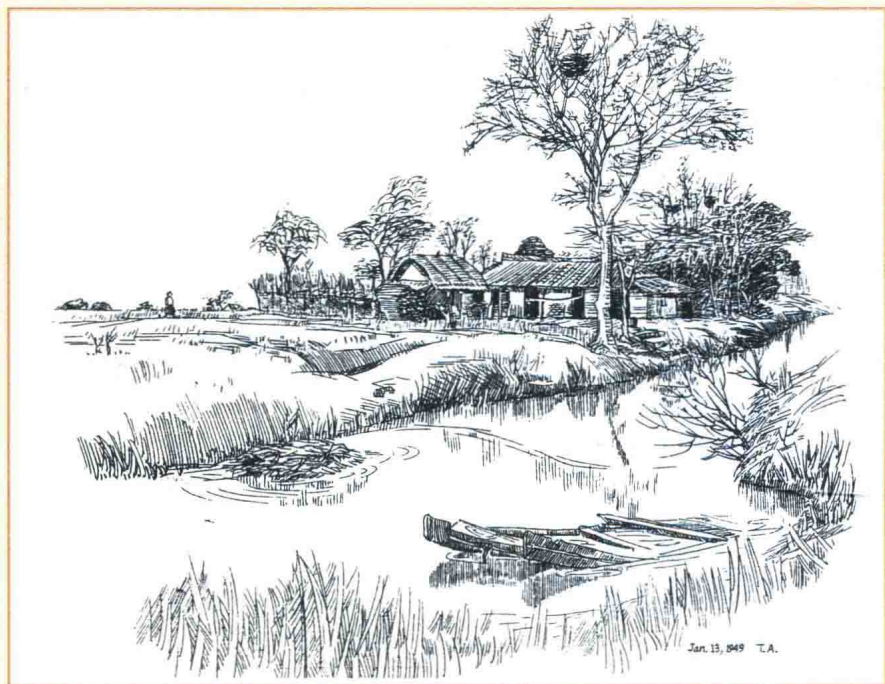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26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9.375 插页 10
版 次 2016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524-3
定 价 590.00 元(全八册)



屠岸



作者风景写生作品 · 绘于 1949 年

安徒生爷爷

屠岸

我见到了安徒生爷爷，
真的真的，谁骗你？
我见到了安徒生爷爷，
他坐在金色大厅里。

大师们坐在金椅上，
安徒生爷爷在其中，
他的左边是莎士比亚，
他的右边是曹雪芹。

卖火柴的小女孩呀，
唐吉珂德挽着她的左手，
阿Q挽着她的右手，
正攀登天梯往上走。

天使在云端轻声说：
撒旦才讲：“小儿科”

冥想

屠岸

一条蓝线，从荷苑延伸到蕙溪，
弦，拨一拨，纤纤轻轻地跳跃；
一丝红绳，从暮云放射到晨曦，
琴，抖一抖，音孔猛烈地颤颤。

帘幕晃动，风进来啾啾和啾啾，
纱窗摇曳，先搅回暗昧和明眸；
幽咽一波又一波，泛腾着心花，
嘹亮一阵又一阵，捶叩着肩叶。

哦！文笔塔影潜入溪源富碧渊，
红绳和蓝线交织成晨梦的奇想；
前渡桥栏低倚着七卷彩幡，
金成夜宴的陈酿……

济慈墓畔的沉思

屠岸

你的名字是用水写成，还是
写在水上？“我，逝者如斯夫，
属于你的，所有的逝者之物，
埋葬在这里，还有喧嚣的尘世。

你所缔造的、所有的不朽之诗，
存留在“真”的心扉、“美”的灵府，
使人间着一座圣坛，一片净土，
夜莺的鸣唱在这里永不消逝。

我在你墓前徘徊，瞻一片绿叶——
你的诗句的象征，紧贴在前胸，
感受流水哺育的永恒的角角。

我在你墓畔冥想，沉入梦幻：
见海神驭八骏渡碧波涛的伟业，
你是浪尖上一滴晶莹的泪液。

2001年8月30日于罗马

作者手迹

屠岸詩文集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入《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三部诗集。

《萱荫阁诗抄》1985年2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屠岸十四行诗》1986年9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哑歌人的自白》1990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作品原则上按照初版原貌收入,对于部分重复收入作者不同诗集的作品进行了调整,即如果作品先后收入不同的诗集且在文字上没有改动,则仍然放在首次收入的诗集中;如果作品又收入其他诗集,作者对文字进行了修改,则尊重作者的修改并置于改动后的诗集中。对原诗集附录的文章,也根据文集部分的收录情况进行了调整,避免重收。为了让读者能了解诗集的原貌,我们在书后附录了诗集的初版目录和作品的收集、改动情况对照表,便于读者参照。

作者对收入本卷的作品有少量的修改。

作品在收入本卷时都进行了校勘,改正了初版中的错漏。

对作品及注释均按体例进行了编辑整理。

前言： 生命在真善美的诗文中永远年轻

章 燕

真、善、美，就是我全部的主题，
真、善、美，变化成不同的辞章；
我的创造力就用在这种变化里，
三题合一，产生瑰丽的景象。

(屠 岸 译)

这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第105首中的诗句，它概括了整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主题的精髓。摆在我们前面的这八卷版诗文集的作者正是这美丽诗句的翻译者，倾其一生奉献给诗神，写诗、译诗、作文、评论的诗人、翻译家、评论家，我最亲爱的父亲屠岸先生。真善美是莎翁十四行诗主题最集中的代表，真善美也是父亲一生不懈追求的鹄的。在他的诗中，在他的文里，我们看到的、感悟到的，无不是他对永恒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崇尚和追寻：真是他的坦荡，他的诚挚，他的磊落；善是他对人的善解和宽厚，对人生、对生命、对祖国、对亲朋的挚爱；美是他的谨慎之风，他的矜持与飘逸，他高洁的心灵。对真善美的追求使他的一生虽经历坎坷，却永

不却步,虽命途多舛,却老而弥坚。现今,父亲已逾九十一岁高龄,却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创作力旺盛。而他的诗、他的文也正是因为其内蕴着真善美的质地而愈发灵动而睿智,充满着生命的搏动和华彩。

八卷本的诗文集中有三卷是诗集。父亲的一生是诗神护佑的一生,他曾经说过,“诗歌是我的宗教”。还在很小的时候,他便在母亲屠时的常州吟诵中感受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美、意境美、语言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尤其是杜甫,永远是他灵魂遨游的精神家园。对于诗的韵律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诗句的抑扬顿挫、铿锵婉转,如同一股神力,将他带入一个诗的天国,在他尚不能够理解诗意的年龄便使他感受诗的灵性。及至他后来慢慢长大,能从声声诗句中领略诗的意蕴、诗语言的精美,他对诗的向往便成为一种油然生发于内心的自觉,还在他的少年时代他便开始了诗歌创作的尝试。与此同时,他不仅受到母亲在中国古典诗词方面的熏陶,还在音乐和绘画方面受到母亲艺术修养的感染。可以说,母亲于他早年时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艺术方面对他的呵护和培育对他一生的成长和诗歌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上高中的时期,他的诗歌创作又受到来自西方文学的浸润。当时,他从已经上了大学英文系的表哥那里得到了英国文学方面,特别是英诗的教材和选本,这成为他当时最为迷恋的读物。而在这些文学读物中,他最为倾心的便是英诗。按他的话说,他未学英文先读英诗,他学英文是从学英诗开始的,他对英诗的迷恋程度可用如醉如痴来形容。几年当中他读了大量的英诗作品并尝试将它们译成中文。莎士比亚、济慈、弥尔顿、华兹华斯……这些英国大诗人的作品成为他的挚爱,伴他终生。一方面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熏陶,另一方面是西方诗歌的浸润,他的诗歌创作沿着这两条道路引领的方向不断前行,其中有变异,有转向,有更为丰富的外部诗歌资源的影

响，有时代的变迁带来的磨砺、击打与滋养，更有生发于内心潜意识直觉感悟与之产生的交汇和碰撞。浪花飞溅，潜流涌动，生命的长河伴着生生不息的赫利孔山泉流淌，奔向大海，拥抱汪洋。

从十三四岁开始尝试诗歌创作算起，父亲的诗歌创作生涯已经走过了近八十年的历程。从他诗歌创作的体裁和形式来看，其丰富性令人瞩目，其中包括新诗、旧体诗、散文诗，而新诗中又有不受固定形式和格律约束的自由体诗和严谨的新格律诗，特别是十四行诗。从诗歌的风格来看，其多样性也值得关注，早期的诗作中既有简洁而清丽，含蓄而凝重，意境淡雅而深邃的短诗，也有感情充沛，体验细腻，充满幻想的情诗和激情四溢，表达或直白硬朗或奇异而突兀的政治抒情诗。1978年底开始的新时期初期以来的诗作风格一方面恢复了早期诗作的清丽和抒情，同时又增加了节制和理性的哲思，在抒情中有较强的现实性，更融合了对人生和历史的深思。九十年代中后期的诗作在回溯早年抒情色调的基础上时常脱出节制的思绪和诗的限制性，向着非理性的梦幻飞逝，诗风质朴明朗，典雅含蓄，而又不时体现出怪诞般的离奇。近几年的诗作则又多了一种睿智的格调，在温和中见犀利，在矜持中见锐气，童稚与机智相结合，青春的气息与智者的豁达相交融。这种多向路的诗性，或许正是他接受了多方面的影响加上自身经历的丰富，内心感受的不断变异而形成的。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青年时期的父亲开始了新诗创作，那十年间迎来了他新诗创作的第一个高峰。1943年夏，十九岁的他住在江苏吕城的乡村中，在短短的一个多月里，他写下了六十多首短小凝练、独具特色的诗作。通过对日常生活的直接体悟和感受，他将身边的人、事、景、情自然地融进诗中，没有刻意的渲染和多余的辞藻，没有感情的迸射和流泻，诗如同一幅幅水墨画，色彩淡雅凝重，意蕴内敛沉静，余音袅袅，传达出无尽的言外之意。诗，浑然

天成。例如,《别》(1943)是这样写的:

昏黄,日暮了
仍是一片打豆的声

记着,柴堆的背后
别了,扬着的豆灰里

白色的衣裙下
露出一双酱色的圆腿

空了人的夜场上
还散着一大片麦芒

离别的情思由景烘托,令人回味,美因含蓄而生,模糊而朦胧,诗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虽然此时的他受三十年代一位诗人吴汶的影响,染上了被谢六逸教授称为“新感觉主义”的诗风,但诗对现实生活的贴近,意境的悠远,画面的纯净是他独有的。

此后的几年间,他的诗有了新的拓展,走进了色彩更为斑斓的大千世界之中,心绪更为动荡,情感更为丰沛,意蕴更为繁复。对生活的渴望,对理想的追寻,对时代的思索构成了他诗风的又一种景象。初恋的激情推进着他,拥抱着他,使他沐浴在金黄的阳光下,诗仿佛生长在春天绿色的晨光中,孕育在秋天灰红的雾火里,是那样生机勃勃、妩媚灵动。尽管有内心的不安与挣扎,有彷徨与失落,但心灵的闸门是开敞的,诗有一种轻盈而纯净的气息,仿佛源自天国的飘逸的美。请看:

夏晚的绯光没有抚慰
你发巾下如眠的黄金波浪；
秋天，灰红的雾火里，
银杏的落叶也只是无效地渴望着，
在变成泥土馥郁的叹息前，再一次
仰吻你宛步的蹁跹；

.....

（《梦幻曲》1946）

刻骨铭心的爱，无尽的失意心绪映照在浓郁的色调里，悠远绵长。此时，他的思想也在发生新的变革。他怀抱着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受到当时鲁迅，闻一多等左翼文人的思想影响，写出了一批在风格上既具有写实主义特色而又间杂着现代主义诗风的政治抒情诗。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诗友们聚集在一起，成立了野火诗歌会，创办《野火》诗刊。火热的激情，奋进的理想，对丑恶的鞭挞，对生活的歌咏，都在诗中表达尽致。这些诗当中有些透着单纯和明朗，充满召唤的力量；有些则将力度和深度融合起来，让情感的迸发和冷色的抨击集于一身。比如，《城楼图铭》描绘了一幅肃杀的城图，图中呈现出一个个颓败的景象。一片凄清中现出死去的战士那伟大的裸体，他的哀容，向天横陈。这辉煌的死与城景的颓败形成对照和呼应，在“我”的心中，他以死来对抗这将死的颓城。诗的力度是显见的。虽然这些诗中有些流于直白和粗浅，但，诗是发自内心的真挚，包含着他在思想成长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求索。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父亲的诗进入了创作的又一个高峰。解放后的前三十年，他的诗几乎沉寂。在长期的压抑和沉潜之后，他的诗神爆发出奇异的光彩，如一团野火，在山间燃烧，野火燃尽，催生烂漫的山花开遍原野。新时期伊始，他的诗创作便呈现出多

样的色彩,在新诗方面,自由体新诗和十四行诗并肩前行,与此同时,旧体诗的创作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还有风格清丽、纯净,思想睿智的散文诗。在诗的题材方面,这些作品大多涉及咏物、海内外游历、日常生活、自然界中的情和景,等等。他对生活、对景物有着细腻而敏锐的观察,思考寄寓在他的观察和想象之中,跨越了事物的表象,进入事物的内里,捕捉其深层的象征性意蕴。这些诗往往于细微之处见深意,在平凡之处见哲理,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其中蕴含着他对时代的反思,对生活的体悟。在诗的形式和表达上,他的新诗创作集自由与限制于一身,常常在自由中有限制,在限制中又体现出流畅和洒脱。《树的哲学》、《礁石》、《美丽的网》等被看作是这一时期自由体新诗的代表作,物象中的哲理是这些诗作的精粹,它们处处体现着对真的追求。

十四行诗是父亲一辈子的钟爱,人们关注得最多,评论得最多,对他的新诗肯定得最多的或许就是他所创作的十四行诗了。他写十四行诗无疑是在与他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分不开的,同时他又受到冯至的《十四行集》及其他新诗诗人的影响。对十四行诗情有独钟,这也与他的个人性情特征相关。他的儒雅之风,他温和的智性,他内化于理的激情都使这一诗体形式与他的内在性情和精神特质融于一体。他的十四行诗创作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但当时的创作还处于初期阶段,数量不多。八十年代以来,他的十四行诗创作呈现出一种爆发的状态,数量较前大大增加,题材十分广泛,形式上颇为严谨,表达上则愈显自然而流畅,此时,他的十四行诗成熟了。一批反映他几次到访欧美时所见所感的十四行诗尤具特色。十四行诗的诗体形式源自欧洲,用这一诗体描写旅欧的随想十分贴切地传达出异域风情和他旅欧时的内心感受,自然地流露出情景交汇的美的意蕴。

澄澈的爱汶河呵，静静地流淌，
流过班克洛夫花园里伟岸的雕像，
流过皇家剧院和三一教堂，
静静地流向绿荫如烟的远方……

（《爱汶河》1984）

爱汶河是流经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福镇的一条小河。这是诗的第一节，四个诗行一韵到底，仿佛我们的心顺着小河，跟随他的思绪流淌过莎翁的故乡，两个重复的词语“静静地”、“流过”更加重了回旋往复的情调，如同涓涓的河水，不停地奔向前方，诗的形式与诗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创作的十四行诗至今已有二百多首，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较为成熟的风格，对中国新诗格律化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思路。

如果说他的自由体诗与十四行诗在他的新诗创作中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的话，那么，他的旧体诗创作则形成了与新诗的对应，与十四行诗的呼应。十四行诗是新诗中的格律诗，而旧体诗本身就是格律诗，由此可见，他对于诗歌中的形式规范是尤为重视的。这与他从小受到母亲给予他的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旧体诗遵循严格的平仄律，而在押韵方面则较为宽泛，不拘泥于平水韵，主张用今人所用汉字的韵母押韵，放宽用韵，顺其自然。因而，他的旧体诗在声音效果上，在意境和语言表达上都传出一种新鲜的色调，在旧体诗中有新诗的自由和洒脱，在新诗中有旧体诗的韵味和意境。如《水仙》（1977）：

一片晶莹质，
冬晨满室春。
粼粼清水洌，

熠熠日光温。
白玉灵台洁，
黄金志虑纯。
玻璃明剔透，
倚石自销魂。

全诗对仗工整，用语纯净，既有古诗之味，又不失新诗之气，自在清新，无斧凿之痕。直至今日，他仍然在与朋友的通信中、聚会中，各种活动中写作旧体诗，表达他的至真与至爱。

九十年代中后期，父亲的诗创作又经历了一次新的腾跃。此时，与父亲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母亲章妙英不幸离世，父亲在悲痛之余到南方进行游历，探亲访友，以缓解悲情。他回到早年生活过的地方，抚今追昔，诗的灵感又一次被激发，写出了一批感情真挚，风格独特的诗作，追忆早年的青春时光和生活经历。诗的表达亦虚亦实，诗的格调亦真亦幻，亦梦亦醒，仿佛他又回到青年时代，心变得愈发活泼而年轻，正如他的诗所说，“深秋有如初春”。《渔村4号》、《露台下的等待》、《幻想交响》等就较明显地具备了这方面的特色。同时，历次政治运动带给他的内心冲击渐渐郁积在心底，不断的精神重压化成潜意识中的梦魇，袭扰他的心灵，致使他的诗时常表现出非理性的怪诞。有时这种怪诞带有爆发式的速度，充满鬼魅的气息，令人感到惊惧，如《凶黑的死胡同》、《出夔门》；有时这种怪诞又带着娓娓道来的奇异，使人感到光怪陆离，而其中却隐藏着种种深意。这一风格在他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期的诗作中几乎是见不到的。或许，这可被看做是他的“衰年变法”，但假如我们将目光投向他早年的诗作就会发现，这样的诗风在他早年的一些诗作中是隐性存在的。不过，后来的怪诞具有更多的奇想，融合了更多的幻觉，有些许超现实主义的成分在其中。

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后的十多年里，父亲的诗歌创作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他的诗心并未因年龄的增长而老去，赫利孔山上的灵泉反而喷涌得愈加旺盛。他的生活仍然丰富多彩，他的观察仍然细腻敏锐，他的想象仍然充满奇幻，有时他仿佛回到了天真的童年。然而，此时的奇幻想象更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此时的天真稚气更融进了一个老者的智慧和悠然。他仍然追忆早年的时光，发出了“年轻有多好”这样的感叹，但历史的脚步终将他带入当下，青春韶华终将逝去，梦也终有醒来时，可醒来了，并不惆怅，只有一颗豁达的心，那是经历了苦难与磨砺之后的坦荡与童真。这坦荡与真情承载了岁月的沉重，更看到未来的希望。近年来，他的诗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呈现出多元的态势。有充满热情，心态活跃而青春气息勃发的诗作，如《小山，正向我走来》；有如梦如幻，美与奇交叠，历史与现实共融的诗作，如《夜宿听涛楼》；有些诗与时代紧紧相连，表现出他对现实的关注，对生命、宇宙、环境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生命的挚爱，如《汶川组诗》；有些诗是对自我的考量，表现了一位耄耋老者在人生晚年的体悟和感受，幽默而情趣盎然，如《蜗牛看我》、《一小时》、《长巷行》；有些诗中有青春与美的灵动，如《你的眼睛是笑的双星》、《听双双弹奏〈云雀〉》、《运河苑舞姿》；有些诗中有亲情、友情的流淌，如《把我的胳膊挽紧》、《秋水三题赠静怡》、《日月照耀金银台》；也有暴雨中风驰电掣般的疾进，如《跨海大桥》；也有静谧与飘逸中的古典意蕴，如《节令乡歌》……他的诗和他的心依旧充满生命，因为“童年和耄耋合抱，永远不分离”；“灵魂和灵魂绾住无言的大爱”。正是这深沉的爱，这真诚的心滋养着他的诗的灵泉永不枯竭。

八卷本的诗文集中有五卷是文集。诗是父亲生命的源泉，精神的依托，文则是他心灵的写照，真情的倾吐，体现出的同样是对真善美的追寻。五卷本的文集中收入了他多年来写下的散文、评